

郭注莊子

九十

外物 寓 讓 盜 祝
漁父 列御寇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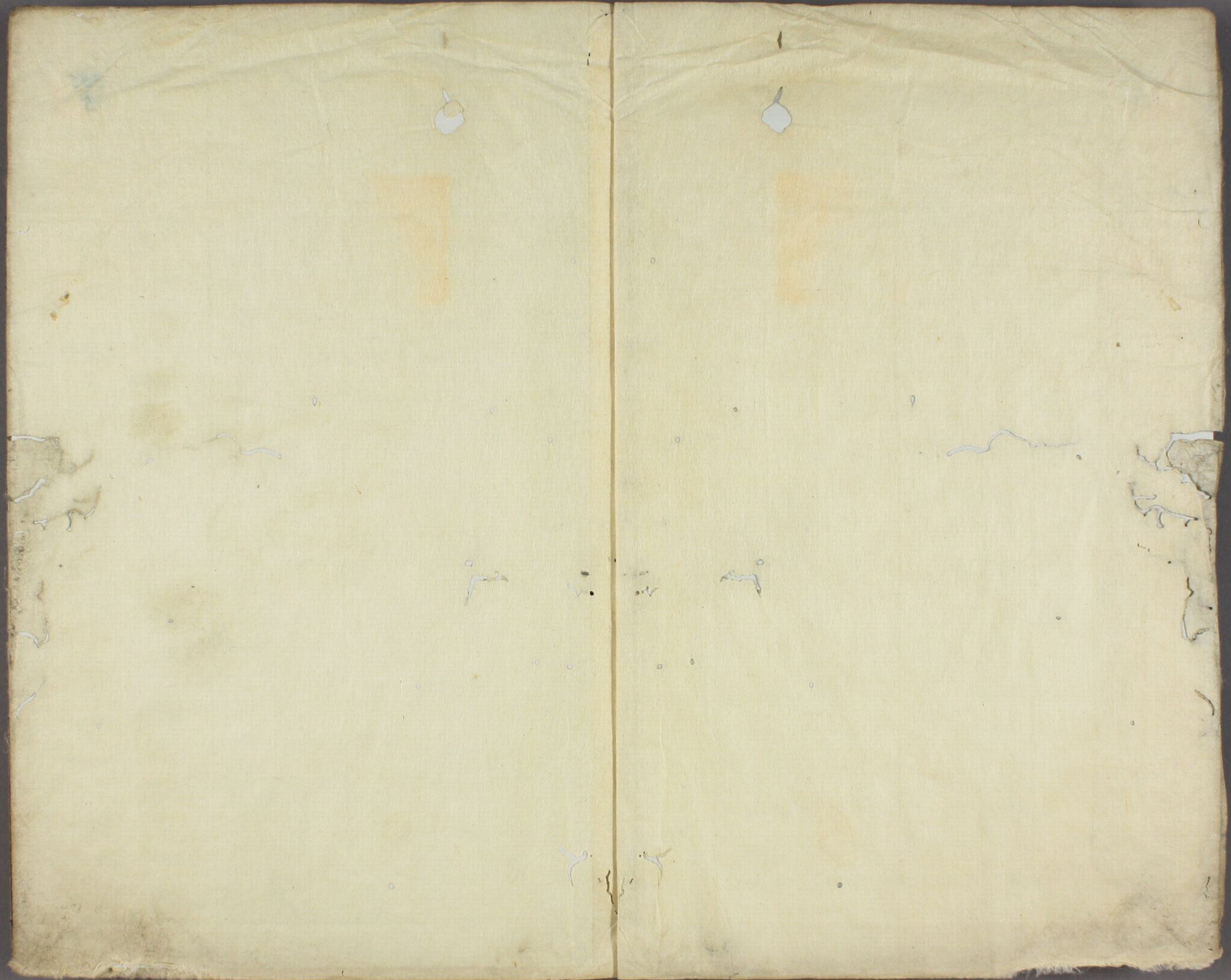
服部文庫

117

2042

5





117
2042
5

莊子南華真經卷九

郭象注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

紂亡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

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

化爲碧精誠之至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

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木與木相

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

於是乎有雷有靈、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所謂有甚

憂兩陷而無所逃、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墮蟬

不得成、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心若懸於天地之

間、所希跂者慰瞽沈屯、非清夷利害相摩、生火甚

多、內熱眾人焚和、衆人而遺利則和若利月固不

勝火、大而闇則多累、於是乎有債然而道盡、唯債

矜遺形自得、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然無

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

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

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

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

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

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

之肆、此言當理無小苟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

牯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且且而釣、期年不

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銷沒而下、驚揚而奮

鬢、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
 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
 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
 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
 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
 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此言志趣不
同、故經世之
宜、小大各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
 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
 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按

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

中珠、

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

修上而趨下、

長上而促下也

未僂而後耳、

耳却近後而上僂

視若

營四海、

視之儻然似營他人事者

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

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與汝容、知

斯為君子矣、

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為君子

仲尼揖而退、

受其言也

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

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

老

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

一世為之、則其

迹萬世為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直任之則故不可輕也。而皆自有畧，無民性不窶弗及之事也。惠以歡為鰲，終身之醜。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中民之行進焉耳。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隱括進之謂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不

如兩忘，而閉其所譽。閉者閉塞。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

也。順之則全，靜之則正。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事不違本，故其

功每成。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宋元君

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

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

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

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

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

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

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

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

筭，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

及也。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雖有至知，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

萬人謀之，不用其知，而用眾謀。魚不畏網，而畏鷓鴣。網無情，故得魚。

去小知而大知明小知自私大知任物去善而自善矣去善則善

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

言者處也汎然無習而自能者非跛而學彼也惠子謂莊子曰子言

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

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

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

之為用也亦明矣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

內用相須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

能遊且得遊乎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為故聖人唯莫之制則同

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

厚德之任與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覆墜而不反火

馳而不顧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

世而無以相賤所以為人所齊同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唯所遇而

因之故能與化俱也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古無所尊今無所卑

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

能不波隨時因物乃平泯也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當時

應務所順人而不矢已本無我我何失焉彼教不學教因彼往

故非承意不彼則夫萬物各至其我目微為明

疏本至作全

耳徹為聰、鼻徹為顛、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

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當通而塞則理有不

泄而相騰踐也、跖則眾害生、生起也、物之有知者恃息、凡根生者

無知亦不恃息也、其不殷非天之罪、殷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

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之穿之

日夜無降、通理有常運、人則顧塞其竇、無情任天、實乃開、胞有

重閭、閭空曠也、心有天游、游不係也、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

爭處也、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攘也、大林丘山之善於

人也、亦神者不勝、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德溢乎名、夫名高則利深

故修德者過其當、名溢乎暴、夫禁暴則名美於德、謀稽乎詘、詘急也、急而後

考其謀、知出乎爭、平往則無用知、柴生乎守、柴塞也、官事果乎

眾宜、眾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鑿於

是乎始修、夫事物之生皆有由、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

其然、夫事由理發故不覺、靜然可以補病、非不病也、昔媿可以休

老、非不老也、寧可以止遽、非不遽也、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

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聖人

之所以馘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

神言其內、賢人所以馘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

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趨少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賢之過也。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其波蕩傷性，遂至於此。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

寓言

寓言十九，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重言十七，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夫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况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言出於已，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已雖信，疑者猶不受，寄之彼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系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互相非也。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三異同處，而二

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如何重言十七所以

已言也是為者艾以其者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年先

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年在物先耳其

非所以先也期待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

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為安

故而習常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夫

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不

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付之與物而就用其言則

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故曰無言彼

疏本故
曰下有
言字

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雖出吾口皆彼言耳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據出我口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

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

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

不可於不可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

有所可各自自然各自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

無可無不可而至也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夫唯言隨

物制而任其天然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雖

化相代原始卒若環於今為始者於昨已復為卒也莫得其倫理

其氣則一

抄字彙乃八印雖入手手抄也故發入吉款

爾故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莊

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與時俱也始時

所是，卒而非之。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未知今之

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變者不停，是不可常。惠子曰：孔子

勤志服知也。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

矣。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謝變化之自爾，非知

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

生。若役其才知而不復，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律之其本靈則生亡矣。

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為，聖人利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利

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服用

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使人乃以心

服，而不敢盡立，定天下之定。口所以宣心，故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

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已乎已乎

吾且不得及彼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

悲也。洎及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

罪乎。縣係也，謂參仕以爲親，無係祿之罪也。曰：既已縣矣，係於祿也夫

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

疏本本
文雀上
有鳥字

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

過乎前也、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

哉、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

而野、外權利也、二年而從、不自專也、三年而通、通彼我也、四年而

物、與物同也、五年而來、自得也、六年而鬼入、外形骸也、七年而

天成、無所復為、八年而不知死、所知生、九年而

大妙、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

至於生有為死也、生而有為、則喪其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

也、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而生陽也、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

無自也、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爾、非由有也、而果然乎、惡乎

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皆已自足、莫知其所

終、若之何其無命也、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莫知其所始、

若之何其有命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

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理必有應、

若有神靈、以致也、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理自相應、

不由於故也、則雖相應而無靈也、眾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

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

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動運自爾

無所稍問予有而不知其所以自爾故不知所以予蜩甲也蛇

蛻也似之而非也影似形而非形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

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推而

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彼來則我與之來彼

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

何以有問乎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竟不可問也陽子居南之

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

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

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

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

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睢睢盱盱

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

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

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也其

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夸矜故也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

諸子常套問
有文

南華經 卷九 十一
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
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
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
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
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
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
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
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
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

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
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
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
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
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
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
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
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
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

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
箠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
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
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
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
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
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
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
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

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
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
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
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
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
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
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
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
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

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間、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

拜

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竊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

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

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

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

曾

繼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

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

籍

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扞然執干而

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遐、高風逸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

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

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舊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

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爲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汎然從衆、得失無槩於懷、何自投之爲哉、若二子者、可以爲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

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

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

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况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

尸之

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脯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

肝

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劔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

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

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

南華經 卷九
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
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
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
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
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
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
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
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
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權

以教後世搥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
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
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
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
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
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
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
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

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

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

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

灸

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

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

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

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
 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
 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
 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
 所為、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
 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謚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
 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庄
 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
 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此章

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蔑行、
 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無足問於知

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
 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
 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
 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
 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
 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
 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
 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

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

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

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
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
人耳營鍾鼓筦籥之聲、口啜於芻豢醪醴之味、以
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佻溺於馮氣、若負重
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
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
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
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
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

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
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
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
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
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慳尚何敢言、莊
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
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
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
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
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
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
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

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
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
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
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
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
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
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
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
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

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

疏本作
晉衛

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

南華經 卷十
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

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

心之志

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

南華經 卷十 四
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
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
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
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
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
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
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
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

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
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
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
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
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
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
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
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
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

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

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己、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

南華經 卷十 六
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

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過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

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
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
挈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
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之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
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
今漁父杖挈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
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
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

至仁
作至人

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
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
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
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
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
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
吾敢不敬乎

此篇言無江海而間者能下江海之
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
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蠢動之類咸得盡
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固所以爲至人之道也

列御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

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

賣漿之家而五餐先饋言其敬已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

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外自矜飾形謀成光舉動便僻而成光儀

也以外鎮人心其內實不足以服物使人輕乎貴老若鎮物由乎內

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而整其所患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夫餐人

特為食羨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

輕而猶若是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

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

羨

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

汝矣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也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

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願立有

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

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

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

能使人無保汝也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而焉用

之感豫出異也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必且有感搖而

本末又無謂也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

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細巧入人為小言莫覺莫悟何相

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

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

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眾人者也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呻吟

吟詠祗三年而緩為儒祗適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翟緩弟名十年而緩

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

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

自化為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順已已以良師而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秋柏之實夫

祗

祗鄭

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自此

莊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學習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彼故

使彼彼有彼性故使習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

親言緩自美其儒謂已能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性者貴齊人之井飲者相摔也故曰今之

世皆緩也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也無泉亦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而世皆忘

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未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自是有德者以不

知也而況有道者乎觀緩之謬以為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乎其間

也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仍自然之能以為已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夫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

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所安相與異，故衆人所以爲衆人也。

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

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

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

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事在於適，無貴於遠功。聖人以

必不必，故無兵。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衆人以不必

必之，故多兵。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其所見，則乖逆生。順於兵，故行

有求。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兵恃之則亡。不得已而用之，以活憐爲上者，未之

乖

亡也。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殉。

敝精神乎蹇淺，昏於小務，所得者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

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

導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爲之累，則迷惑而失致也。彼至人者，歸精神乎

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

太清。泊然無爲，而任其天行也。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爲知所得者細

而不知大寧。任性大寧而至。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

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

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

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圾危也，夫至人以民則遺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雕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方且飾羽而畫，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從事飾畫，非任真也。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將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後世人君

澁

聖

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能復自得於體中也。彼宜女與。彼百姓也。女哀公也。彼與女即今之見驗。予願與。效彼非所見驗。誤而可矣。正不可也。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謂當時也。難治也。治之則偽，故時也。聖人不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商賈不齒。况士君子乎。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為外刑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為內刑者，動與過

也、靜而當則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訖之、不由明

內外無刑者謂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動而過分、則性氣傷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自非真人、未有

必外內受刑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

天猶有春夏秋冬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

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

緩而鈇、言人情貌之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

熱、但為難知耳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

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

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

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

其所安、搜之有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

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言人不敢以不如而夫

者、一命而呂錕、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

孰協唐許、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許謂許由也、言

賊莫大乎德有心、有心於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

而心有睫、率心為德、循之可耳、役心及其有睫也、

而內視、內視而敗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凶德

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

而叱其所不為者也。叱訾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也、若中

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窮有八極、達有

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

也、因以是窮。窮於受役也、然天下未曾窮於所短而恒以所長自困。緣循偃

俠、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杖物而行者也、偃俠、不能俯執者也、

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知慧外通、通外則

傷其內也。勇動多怨、怯而靜乃厚其身耳。仁義多責、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則

鍛

恬悟一作

有不周矣、故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傀然、大悟解之貌。達於知者肖、

肖釋散也。達大命者隨、泯然與化俱也。達小命者遭、每在節上住乃悟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騎稗莊子、莊

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

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

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

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

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

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夫取

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竒說，乘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或聘於莊子，

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

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樂生

者畏犧而辟聘，鬻骸聞生而贖。噫，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莊子將死，弟子欲

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

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

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

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

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平也。以不

徵徵，其徵也不徵。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

明者唯為之使。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神者徵之。唯任神然

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之所及，不

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

也，不亦悲乎？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

也。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為其

所有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無偽矣又何加焉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

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神明由事感而

後降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使物各歸其根抱一而已

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

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

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凡此四名一人以耳所自言之異

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

謂之君子此四名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以法為分以名為

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

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王蕃息畜藏老弱

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古之

人其備乎古之人即向之四名也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

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本數明故末不離六

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所以其明而在

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

外也已疏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

能明之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

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

如

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天下大亂，用其迹而無統故也。賢聖不明，
能明其迹也。道德不一，百家穿鑿。天下多得一，各信其偏見而不能
又未易也。都察焉以自好，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為之舉，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
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譬如耳
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
所長，時有所用，所長不同，不得常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
士也，故未足備任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各用其一，曲故析判
祭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况

曲者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全
乎難遇，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
家徃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
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道術將為
天下裂，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不
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勤儉則瘵，故不暉也。以
繩墨自矯，矯厲也。而備世之急，勤而儉則財有餘，而急有備。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
之大過，已之大順，不復度，無所能也。作為非樂，命之曰節

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鬪、夫物不足則以

鬪為是、今墨子令百姓皆勤儉各有餘、故以鬪為非也、其道不怒、但自刻也、又好

學而博不異、既自以為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已也、不與先王同、先

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毀古之禮樂、嫌其侈靡、黃帝有

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

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

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

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

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

毅
毅

愛已、物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為法、而為之大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為愛也、未

敗墨子道、但非道德、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

樂、是果類乎、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其生也勤、其死也薄、

其道大毅、毅無潤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

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夫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無

難矣、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

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王者必合天下之權心、而與物俱往也、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

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

一印名川

豪艸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脰，脰無毛，亦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墨子徒見

禹之形勞耳，未觀其性之適也。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

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謂自苦為盡理之法。曰不

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也。相

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鄰

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必其各守

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

簡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

其行皆願為之尺。尸者主也。與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欲

係巨子之業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意在不侈靡而備世之急，斯所以為

是。其行則非也。為之大過故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

以腓無脰，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亂莫大於逆物

而傷性也。治之下也。任眾適性為上，今墨反之，故為下。雖然墨子真天

下之好也。為其真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將求之不得也。無輩

雖枯槁不舍也。所以為真好也。才士也夫。非有德也。不累於俗

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忮逆也。願天下之安

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敢室有餘也。以此白

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接萬物以別宥

為始不欲令相犯錯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駟合驩

以調海內強以其道駟合調令也和也請欲置之以為主二子請得若此

者立以為見侮不辱其於以活民為急也救民之闕禁攻寢

兵救世之戰所謂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

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駟調之理然也故曰上下見厭

而強見也所謂不辱雖然其為人大多其自為大小不

其自化而強以慰之則其功太重也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斯明

自為之太少也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

不休曰我必得活哉謂民亦當報已也圖傲乎救世之士

哉揮斥高貌曰君子不為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

出其力也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所以為救世之

也士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

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涉曠公而不當易而無私

決然無主各自任也趣物而不兩物得所趣故一不顧於慮不

謀於知與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

賢

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
 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
 不可故曰選則不徧都用教則不至任其性道則
 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
 於物以為道理泠汰猶聽放也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
 傷之者也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誤蹶無任而笑
 天下之尚賢也不肯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縱
 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欲壞其迹使物不殉椎拍斲斷與
 物宛轉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泯合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

疏本羽
上有落
字

知慮不知前後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魏然
 而已矣任性獨立推而後行曳而後往所謂緣於若飄
 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
 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
 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患生於
 於有建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唯聖
 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
 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也
 夫塊不失道欲令去知如土塊也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
 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夫去知由性然後
 神明洞照所以為

賢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傑所以笑也。

適得怪焉。未合至道

故為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得自任之道也彭蒙

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

謂所

齊萬物以爲首其風窸然，惡可而言。

逆風所動之聲

常反人，不見

觀，不順而不免於魴斷。

雖立法而魴斷無圭角也

其所謂道非

道，而所言之，雖不免於非。

雖是

彭蒙田駢慎到不

知道，道無所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爲不知。

雖然，槩乎皆嘗有聞

者也。但不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

寄之

天下乃有餘也

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闕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

夫無有何所能

建建之以常無有，則明有物之自建也。

主之以太一。

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而

已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

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

萬物爲實，闕尹曰：在已無居。

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

形

物自著。

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

應若響。

常無情也

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

者失。

常全者不知所得也

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英

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

各物

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

邪故古人不隨無崖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

身曰受天下之垢雌辱後下之類人皆取實唯知

以為利未知已獨取虛守冲泊以待羣實無藏也故有餘

付萬物使各自歸然而有餘獨立自足之謂其行身也徐

而不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無為也而

笑巧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人皆求福已獨曲全委順至矣無貴於工倕也

全故無所求曰苟免於咎隨物故物不得咎也以深為根理

福福已足

為大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去甚曰堅則毀矣夫至順則

雖金石無堅也逆則雖水氣無爽銳則挫矣進

也至順則全逆則毀斯正理也銳則挫矣躁

無崖常寬容於物各守其分則不削於人全其性也可

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

變化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在

也芒乎何之忽乎何適無意趣也萬物畢羅莫足以歸

故都任置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不急欲使物見其意以天下為沆濁不可

與莊語

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與也

以卮言為曼衍以重

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

倪於萬物

其言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也

不譴是非

已無是非故恣物而

行以與世俗處

形羣於物

其書雖瓌璋而連亦無傷也

還與物合故無傷也

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

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多所有也

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

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閔

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

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

之盡者

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為汪汪然禹拜昌言亦何嫌乎此

也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

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

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曰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

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

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

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

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

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柶，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

抵

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隕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蚋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

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昔吾未嘗聞論者爭夫尺椳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遂以莊生為辨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真所謂無用之談也。然膏梁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莊子南華真經卷十終

東都 南郭先生校本

陸德明郭註莊子音義 嗣出

元文四年己未五月日梓行

東都 南郭先生校本

陸德明郭註莊子音義 嗣出

元文四年己未五月日梓行

神京書舖宣風坊

中野總左衛門

東都書舖錦山房

植村藤三郎

